

21 世纪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转向演进趋势探究

韩海涛

【摘要】进入 21 世纪,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大变局时期,世界向何处去引发世界社会思潮出现三大重大转向。一是格局转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新转向,进入了振兴发展阶段,成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世界性思潮;二是方向转向,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分裂,对国际社会产生极强的破坏性,世界社会思潮正在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向多元的东方视角转向;三是主体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全球化思潮开始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引领的全球化思潮的转向。充分把握 21 世纪世界社会思潮的三大转向,对其演进的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有利于面对百年变局,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新型全球化;世界社会思潮;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

【作者简介】韩海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0.5.87~92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以来国外流行社会思潮”(项目批准号:18KDA002)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一判断是当代睿智思想家们的共识。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不断发生,多样化社会思潮呈现全球化涌动的趋势,且与以往相比出现了重大转向。“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从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视角,科学研究 21 世纪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转向与演进趋势,从而强化前瞻性研究与战略性预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新世纪世界发展的新主题与新趋势

其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呈现新内涵。以往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常常与历史进程中的风暴时

期息息相关,而 21 世纪世界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问题再度凸显,是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刻演变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需求,全球化时代使每个国家、各经济体、各区域的发展都处在相互交往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然而,该如何发展?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共同的严峻挑战,需要探索新的路径。

其二,区域性问题向全球性问题扩展。以往世界矛盾集中在局部地区或国家,而今世界向何处去问题广泛遍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场域,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如何打通心结,互联互通,需要构建新的理念。

其三,全球性问题愈加复杂多样。以往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论争,内容比较单一且两极对立,当代

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具有范围不断扩展、内容日益深化的特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演进趋势。

其四,新科技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以往世界向何处去问题的产生,主要矛盾集中在发展需求的无限性和发展条件的有限性之中,各国为争夺资源不惜展开冲突与对抗,而今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主要是由新科技革命推动着全球生产方式跨越了地域性的界限,导致社会制度各异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共担风险与挑战,也必须共享成果与机遇。

其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以往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按照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战争输出,乃至污染输出方式解决,造成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日益严重和普遍化,带来全球性的发展危机。各国都需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世界的交往需要向新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阶段转变。世界上不论处于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同处一个命运共同体,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新的历史演进表明,资本导致的全球性危机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使世界走向混乱。时代呼唤适应新世纪的全球性治理方案,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社会思潮流变的重大转向。

二、格局转向: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新格局和新发展

时代发展出现新的现实问题,使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的170多年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欧洲遍及世界,特别是在中国成功地扎根,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历史性影响的世界社会思潮,一百多年来每到大转折大调整大变革

的历史关头,都成为世界向何处去的风向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社会主义低谷期,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世界性思潮。

1.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格局和新发展

新世纪之交,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千年思想家”评选,马克思独占鳌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仍然充满活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国获得大发展。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性浪潮。从地域分布角度看,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活跃地区辐射了欧陆国家、英语国家、原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亚非拉国家。特别是坚持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坚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的信念。历经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世界共产党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共同探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从活跃的形式看,国外呈现多样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高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学术论坛、学术网站在全球多达数百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空前活跃,出版了大量与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进左翼思潮研究相关的著述。从研究的主题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了新的思想振兴,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危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建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新话语、新观点、新主题,例如对代表新的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当代精神的“技术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压抑人心灵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全球经济摧毁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与资本积累同步扩展的“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夺主权的“债务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转移生态危机的“空间帝国主义”的批判等。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多样化形

态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论主题和形态出现新的转向和变化,例如致力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从而变革资本主义,主张市场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思潮;致力于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后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致力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困境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致力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的各种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等。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愈发流行的背景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则出现了致力于发展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潮流,如越南模式、朝鲜模式、古巴模式和老挝模式。作为在野党争取执政党地位国家的共产党,不断推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比如法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共产主义”,主张以“超越”资本主义替代“消灭资本主义”旧方式为目标。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个别国家、个别地区实现了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以及地方执政。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发展

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的新趋势、新流变、新转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振兴、引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捍卫和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压舱石”,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与倡议,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大转向说明,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进入多角度、全方位的实力对比的战略机遇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话语体系。

三、方向转向:世界社会思潮“向东看”成为新趋势

世界社会思潮研究的传统西方视角正在发生剧烈分化,世界向何处去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正在向多元视角、东方视角、发展中国家视角转向。

1. 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话语体系遭遇现实危机的挑战

西方社会思潮内部出现了从学术研究向社会问题、大众问题、全球问题的转向,学术理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关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全球问题,这是国外社会思潮流变的新动向。究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衰退期,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大调整大变动大震荡,引发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流变转向资本主义危机研究、反思研究、批判研究。具体而言,在哲学思潮方面,更加关注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等理论主题回应当代重大问题,引发了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在科技思潮方面,伴随着第四次工业化浪潮,最具活力的科技发展不断推动世界产业的新变局,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难题,亦成为新世纪思潮的热点话题:其中悲观的未来主义在西方流行,认为人工智能超过人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未来科技不可控的忧虑加深了科技哲学对人类本质属性的重新思考。在经济思潮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衰落,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正在占据上风,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预判的思潮流行。在政治思潮方面,经济危机带来政治场域的分化与对立日趋严重,民粹主义席卷西方,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分离主义合流温床效应显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极端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猖獗。在文化思潮方面,后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强化了移民和种族问题的转向与对立,从开始拥抱支持弱势难民到走向怀疑、甚至激进的对峙反对移民,并上升到种族的社会

分裂。在所谓生态思潮方面,生态思潮的多元谱系流行正在成为第三大意识形态,然而在经济危机和全球化出现困境后,生态思潮的影响让位于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停滞的趋向。

2.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对峙局面

各种意识形态在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相互作用下争夺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二元对立的理论表达,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分裂性特征明显。新(neo-)类:追求超越传统思想的所谓新思潮,如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非(non-)类:与主流价值或形式的分庭抗礼(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后(post-)类:反抗挑战现代化的思潮,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工业化理论(post-industrialization)、后现代化理论(post-modernization);反(anti-)类:对传统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与反对,如反全球化思潮(anti-globalization);以及各种终结(the end of)类思潮: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新自由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neoliberalism)、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apitalism)、现代化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ization)等。世界资本主义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衰退期,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迭现,从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式微到欧美极左极右式民粹主义合流的蜂拥而至,从利己主义出发的极端民族主义到引发全球性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些被赋予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政治认同的社会思潮逐渐成为左右当今世界的重要显性力量,并推动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政治人物登上各国政治舞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泛滥,而且深深楔入欧美国家,成为从边缘直指发达国家中心的政治力量,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局势的冲击与破坏,具有不可低估性。一向以西方中心主义自居而向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的西方思想舞台,充斥了各种极端社会政治思潮,主张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民粹主义

等,挑战整个全球化发展演进。

3. 世界社会思潮研究呈现“东方视角”

首先,后殖民主义思潮从西方文化的中心开拓出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视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西方国家以其现代化和主导全球化的优势,在向全世界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输出着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视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后殖民主义思潮正是这种理论议题与现实困境的产物。该思潮认为,世界历史是不同文明、民族、地域、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综合作用的产物,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产生的价值观不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在21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化舞台中脱颖而出,从文化角度解读现代性中的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的文化霸权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同时也对东方视角中的“殖民自卑心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和文化自信提出批评,主张重振东方民族文化迫在眉睫。

其次,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社会思潮“向东看”重大转向的决定性因素。新世纪伴随大国兴衰的趋势,转向东方已经成为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话题。例如,俄罗斯将“转向东方”确定为21世纪的重大国家战略,主张“转向东方”的社会思潮与俄罗斯当前的具体国情紧密相关,俄罗斯向东转向是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寻找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积极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普京在参加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第二届国际论坛时就明确提出要与中国共同推动欧亚空间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世界社会思潮“向东看”也包括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零和思维”。从美国社会思潮和国家意识形态流变看,经济民族主义、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在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利用民粹主义推行美国优先,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和对手的思潮流行,主张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的人被讽刺为“拥抱熊猫的人”,丑化、攻击中国的人被誉为“屠龙

派”。原本美国在金融危机落败,造成贫富差距带来富人和穷人、精英和平民、左翼和右翼之间冲突的社会撕裂,被转嫁为大国崛起的冲突,各种“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民粹主义的救命稻草,推动美国采取极限施压的各种手段挑战中国发展的底线。

总体而言,当前世界社会思潮“向东看”集中体现为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强烈关注,其中有三大重要变化:一是中外交流全面互动呈现出历史的新高度。从双边到多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高频次交流互动,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中国交流、学习的政要越来越多,关注中国经验和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的热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终结发展中国家“有独立性无现代化、有现代化无独立性”的困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独立发展的选择。“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中“自我终结”。^[2]三是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引领世界社会思潮“向东看”,深刻改变着旧世界格局,开始构建新型发展道路和国际治理的新模式。

四、主体转向:全球化思潮的引领者由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转向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全球信息、资源、市场的流动与共享,直接介入并深深震撼着以传统国家关系为支点的全部社会生活。这不仅使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且深深地掀动了世界社会思潮的流向,使得以往民族性、地域性的社会思潮正在被世界性的社会思潮所取代,全球化成为世界的强势语境和热门话题,各种思想、舆论的话语体系与问题界域呈现出主题转换。如何看待这样迅猛发展的趋势,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这既成为一个具有重

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亦成为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共同课题。作为曾经全球化思潮引领者的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世纪发展过程中的重重危机,纷纷停滞、式微,逆全球化思潮流行。正在崛起的中国则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坚强力量,倡导新的全球治理,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中寻求现代化发展的新进程、全球化演进的新路径,正在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贡献者,以及国际秩序的重要领导者。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格局的转折点,标志着传统西方国家引领的全球化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引领的新型全球化转向。

1.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发端于西方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思潮,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维度看,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倾向,属于西方全球化理论体系。视“全球一体化”为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趋同”或“同质化”,无论社会制度还是生活方式,从思想文化到价值观念理应与西方一致,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永远是中心、是“主角”,非西方国家只能是边缘或半边缘,处于“配角”位置,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只有西方模式。西方全球化思潮不仅有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理论”、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著名理论相继登场,也有各种“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论等思潮暗流涌动,否定非西方国家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加剧,西方国家的优势与其自身相比日渐衰落,世界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矛盾转化为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些变化为全球化进程增添了不确定性,也说明西方全球化思潮虽然面对21世纪的真问题表现出迷茫与无解,但依然掌控着国际话语权。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思潮出现重大转向:在西方出现从主张全球化到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

思潮大震荡、大分裂中,东方以中国为代表倡导的新全球化思想逐步产生世界影响。

2.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走向逐步式微的现实景象

首先,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始终伴随着全球化思潮而生。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思潮高歌猛进中,英国的阿兰·鲁格曼以《全球化的终结》警示世人,迄今为止,被人们近乎滥用的“全球化”概念不过是由目前最为强大的“三级集团”,即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这种三级体制宰割下的区域化经营不仅不可能推进全球化经济运动的发展,反而会因为它们内部的区域资本化战略和经营战略的分歧与壁垒,以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致使人们翘首以盼的全球化运动走向终结。^[3]与反全球化思潮相向而行的是反全球化的运动,这是当代西方各种反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的延续。

其次,逆全球化思潮成为西方的主流思潮。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背景下,西方国家主张地区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分离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日趋成为主流。2016年6月,英国以公投表决脱欧,既是欧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倒退,也是全球化的倒退。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使美国正式开启了“特朗普时代”。“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确立“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重构全球秩序与格局。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指出,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充分利用了西方民众社会心理,把曾经的优越与今天的衰落都归罪于全球化,寄希望于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就可以改变现有衰落的局面,比如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进行再谈判,通过拒绝难民赶走移民或是退出欧盟来达到自身利益的维护。^[4]民粹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了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趋势。这种社会思潮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世界对立为内外两个部分,在内部,本国或本民族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受剥削者,在

全球化的分配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剥夺;在外部,其他国家或民族则成为全球化的受益方,利用全球化分享其带来的利益与效率。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合流,成为一些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的有力支撑,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或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由思潮走向国家治理的舞台。

再次,美国“霸凌”式全球化不断引发全球性“文化冲突”。以往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在为当代资本主义通过金融、科技、信息、人才、大众传媒等新的全球资本主导逻辑所取代,实现其新的经济扩张、政治扩张和文化扩张。对于西方的全球化,斯皮瓦克认为,其本质是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第三世界滋养着第一世界,各种新手段诸如科技至上主义都成为帝国主义霸权的幌子,殖民霸权被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5]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了“守势”来抵御“强势”文化的入侵。信奉伊斯兰文化的中东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尤为典型。

3. 中国逐渐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贡献者

在逆全球化思潮滥觞而汹涌中,在新世纪交汇的每个重大历史节点中,中国及其中国道路、中国作用、中国方案在历史转折和全球普遍危机中对整个世界发挥了举世瞩目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6](P212)}新的历史转折与发展表明,资本普遍化的全球性危机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时代呼唤适应新的时代的全球性治理与解决方案,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社会思潮流变出现了重大转向。中国倡导、开启了人类携手应对全球问题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无愧于全球新兴大国地位的引领性贡献。

首先,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据自身的发展经历和参与全球化的经验,中国提出了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的全球化新理念,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的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平台,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各种世界社会思潮中,坚定地举起了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旗。对此,习近平不仅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将这一新理念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新理念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亦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文件和决议中,被认为是为变革全球治理模式、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其次,中国主张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指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6](P477)]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世界面临的使命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必须改变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关制度安排,使之具备新时代的特征,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型全球化。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方向是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其中,共赢是新型经济全球化区别于旧全球化的内在品质。“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合作平台,它正在改变1492年以来的世界范围内人类交往的方向,这将使欧亚大陆再次成为世界交往的核心地区;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一带一路”正在改变全球的产业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以西方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向以中国为引领的新

的经济全球化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舆论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带一路”给各国带来了巨大收益和发展机遇,使得各国舆论不再一味受西方媒体引导,对中国正积极的报道和观点越来越多。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与选择,社会思潮演进有其自身特点和张力,因此,从国际国内二个大局着眼,辩证地、历史地研判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思潮的走向与现实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习近平曾明确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6](P442)]中国应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坚定自身发展道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不断为21世纪世界发展贡献新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辛向阳.五个终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8,(1).
- [3][英]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M].常志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4][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M].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5][印]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M].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